



长篇战争情感小说

姐儿门前一棵槐

何存中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长篇战争情感小说

姐儿门前一棵槐

何存中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姐儿门前一棵槐 / 何存中著. -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5033-2134-4

I.姐… II.何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6405 号

姐儿门前一棵槐

作 者: 何存中

责任编辑: 丁晓平

装帧设计: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·龙丹彤

版式设计: 丁晓平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66531659

E - mail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世知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A5 开

字 数: 220 千字

插 页: 4

印 张: 8.5

印 数: 1-8000

版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134-4

定 价: 23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第一章

1

凤儿边走边看路边。凤儿见路边的草无风自动，站住了。郑秀云问，站着干什么？凤儿对着那无风自动的草丛，说，出来吧！草丛的牛儿就拿着火铳扑了出来，一把握住凤儿的辫子，眉飞色舞地问，凤儿，我那一铳放得怎么样？凤儿哭了。

第二章

14

牛儿喘，凤儿喘。喘得心跳到了嘴里，双方咬住了。牛儿把凤儿放在自家的桃树下。黑暗里，牛儿发现放在自家桃树下的凤儿，真像郑秀云教的那一个大大的人字。凤儿说，不好。牛儿问，有什么不好？凤儿说，草扎人。牛儿就把身上穿的热褂脱下来，垫在桃树脚下的草上，同凤儿好。凤儿说，你自私。牛儿说，都是革命的人，我自私什么？

第三章

29

天好，地好，风送槐花阵阵香。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花香，牛儿和凤儿入洞房，凤儿饱满，牛儿壮实，山里就是花的世界雨的天地。结婚三天，牛儿和凤儿恩爱了三天。这时候郑秀云带信，叫新婚的牛儿破陋习带头到夜校去上课。牛儿不去。牛儿说，我去上她的课？我有媳妇了还上她的什么课？

第四章

41

桃花李花结满林，栀子花做媒人，扁担花堂上坐，喇叭花去迎亲。金花的姐，银花的郎，槐树花儿铺满床，四季都有花儿在，把郎记在心坎上。

第五章

55

牛儿说完了，倒在铺上唱“放牛歌”：这山望着那山高，我望乖姐捡柴烧，没得柴烧我来捡，没得水吃我来挑。那个战士说，你这个狗日的，想老婆了。牛儿说，你不想吗？

第六章

69

郑维新问，你男人哪里去了？凤儿说，他当红军去了。郑维新笑了，说得好！凤儿问，郑会长，是不是家里有参加红军的人都要死？郑维新说，对。凤儿说，那你也得死。郑维新问，为什么？凤儿说，你女儿也参加了红军。

第七章

81

凤儿说，憨子哥，别说了。我吃饱了，窝棚里生了火，我不冷了，我温暖了。你做吧。憨子低头说，凤儿，你不能这样说。你这样我心里受不了。我不能让你死。凤儿流着眼泪说，我横直是死，我答应你，让你做一回男人。憨子浑身战抖起来，说，你不能这样。凤儿说，是我愿意的。

第八章

95

清风道人仰天一叹，说，姑娘，我等人多时了。我就想，一颗人头飞到了清风寨，怎么会没人来呢？这个世界是人造成的，有子女就有父母，有男人就有女人，有女人就有男人。人

间烟火是男人和女人做的，不会孤。道孤人不孤。我就不相信没人来？我终于等到了。姑娘，跟我来吧。

第九章

107

憋子问，哪个是证婚人？凤儿说，谁将我给了你，谁就是证婚人。今天那人不来，我就一直坐在这里！憋子说，凤儿，不要他来算了。他来了不好。凤儿说，怎么不好？他要我生不如死，我偏要好好地活给他看。我要他为我祝福！

第十章

120

灯就熄了。窗户上那影子让牛儿怎么也灭不了。牛儿浑身战抖着，从背上抽出大刀来，“嗖”地一下，把草棚门口栽的一棵槐树拦腰斩断了。草棚里的孩子听见响声吓哭了，凤儿赶紧用奶头塞住孩子的嘴。牛儿两眼是泪，踏着夜色回到队伍。

第十一章

134

我知道清风道人是男人，你也是男人。你们男人只管做自己的，不想女人的事。你叫我去哪里去找？枪炮响的地方是找人的地方吗？我找累了。我找怕了。我活着，我托了一场女人生，我死不了，只想过几天女人的日子。让我安静行吗？

第十二章

148

牛儿说，师长，你不是要我选媳妇吗？我一枪把天上那只鹰打下来，它落在谁的面前，谁就是我的媳妇。牛儿朝天一枪，那只鹰就打中了。击中的鹰，从天上坠落下来。落到了河边正在唱《送郎当红军》的郑秀云的面前。牛儿说，师长，你给我作证，就是她了。我听天由命。师长指着牛儿哈哈一笑，三团长，你狡猾的狡猾。

第十三章

162

牛儿老了，白天牛儿穿着将军服，威风凛凛是个将军，晚上脱了衣服，就是浑身的伤疤，不像个正常人的样子。日子里浑身伤痕的牛儿，像一棵盘根错节的松树，让小鸟一样的郑秀云，站在那里看风景。白天郑秀云是风景，晚上牛儿是风景。

第十四章

176

“姐儿门前一棵槐嘞，手扒槐树望郎来，娘问女儿望什么嘞，我望槐花几时开，娘嘞，不好说得是望郎来。”凤儿的嗓子亮亮的，唱得水秀山清。将军吼，唱得好。凤儿说，还想听不想听，想听我再给你唱。将军说，你再唱。

第十五章

190

凤儿笑了，说，姑娘，人生一世做女儿，就好比花儿，都有漂亮的时候。做了女人就不行了。做女人要生儿育女，不生儿育女是女人吗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要过日子，有的事男人逃得过，女人逃不过。逃不过也得过。还要过好。过得像人的日子。说易得过也难得过，说难得过也易过。过着过着也就过来了。你看我，老了啊。皱纹起来了，堆到脸上了，成菊花了。它又不落瓣，只得让它枯。

第十六章

208

将军又倒了一杯，说，第二杯，我只敬一个人。将军对凤儿说，凤儿，你把酒倒上。凤儿说，我不会喝。将军说，这一杯我敬你。你坐着，我站着。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我对不住你。将军一口干了。凤儿端着酒杯，说，我不会喝，打湿个嘴唇。将军说，我干了你也应该干。凤儿说，好男不和女斗。将军说，我这是斗吗？

第十七章

218

将军脱光了。将军一身的伤痕。清风道人说，大丈夫立世不容易！能屈能伸。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，得就是失，失就是得。将军说，身上伤痕我不怕。怕的是心里的伤痕。我心里也都是伤痕啊！

第十八章

230

凤儿火了，指着将军说，牛儿，我跟你说清楚。我不是来看将军的。你要是将军，我是不会来看你的。我是来看牛儿的。将军说，你为什么还来看我？凤儿说，冤家呀！你要我说你什么好？将军眼泪流了下来，接过碗，双手捧着碗战抖。

第十九章

248

将军奋力将郑秀云的手拿开，说，那天夜里我带着战士从下水道钻进寨子的。郑秀云眼泪涌了出来，放声痛哭，摇头说，不！不是你杀的。你说的是假话。我父亲不是你杀的。我父亲是放火自焚的。他自知罪大恶极，在劫难逃啊！将军的眼泪流了出来，说，秀云，我对不起你。秀云说，不，是我父亲对不起你……

第二十章

255

郑秀云说，我这就要走了。这一走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你代我清明节的时候，到我父母的坟上祭祀一下他们行吧？凤儿说，秀云，我不能祭祀你的父亲。郑秀云流着眼泪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伤你的心。凤儿说，我不能去，但是我的儿子可以去。我让我的儿子去行吗？

第一章

凤儿边走边看路边。凤儿见路边的草无风自动，站住了。郑秀云问：「站着干什么？」凤儿对着那无风自动的草丛说：「出来吧，草丛的牛儿就拿着火铳扑了出来。」一把握住凤儿的辫子，眉飞色舞地问：「凤儿，我那一铳放得怎么样？」凤儿哭了。

山连着雾，雾绕着山。大别山连绵千里。

山下是河，河上是山。雨奔山头雪占塄，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。

有水流，有云浮，有烟起的地方，就有人家。有人家的地方，就有流水，就有浮云，就有烟起……

将军未当将军之前叫牛儿。牛儿是世代农家的儿子。凤儿是世代农家的女儿。他们从娘肚子里落在地，像树一样扎根这方土地，生长着，润着雨露，享着阳光。儿长大，女长成，爱就像山间的泉水破岩而出。

牛儿和凤儿的爱情是在平民学校里发芽的。

那时候大别山的人们纷纷地躁动不安。牛儿和凤儿一起上紫云乡平民学校。那时候清朝推翻了，共和了，是民国。民国政府有两个，一个叫做南京国民政府，一个叫做武汉国民政府。武汉国民政府在乡间设平民学校。

平民学校是扫盲机构，归民众教育馆管。紫云乡平民学校设在紫云山深处的郑氏祠堂里。郑姓是当地旺族，郑氏祠堂斗拱飞檐，粉墙青砖，一进五重。农民运动起来后，农会将郑氏祠堂充了公，将大殿改成了平民学校。平民学校是民众机构，教员不拿工资，只拿补贴，有饭吃就行，属于志愿者。紫云乡平民学校只有一个教员，是武汉国立师范的女学生，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郑秀云。郑秀云是郑家寨郑维新的女儿。郑家是当地首富，郑维新是县参议，县乡绅联合会的会长。郑秀云是大家闺秀，穿学生装，留齐耳短发，漂亮得让种田人不敢抬头。郑秀云是志愿回乡的。“首义革命”打响，接着就是北伐，农民运动在大别山区蓬勃展开，在武昌革命政府农工部任农工部部长的董必武，就动员他的武昌中学和武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红安、麻城两县的学生，以特派员的身份回乡进行启蒙教育，指导农民运动。动员回来的学生都是当地的富家子弟，郑秀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平民学校是夜校。白天不上课，晚上上课。一到晚上，大别山的天黑了，牛儿和凤儿就同山里的青年男女举着火把，一齐到郑氏祠堂来上课。熊熊的火把一队队地来，集到郑氏祠堂里。踩熄火把后，青年男女们都坐在大殿里。平民学校的课桌是拆了郑家的谷仓枫树板子做成的，一律一尺八寸宽，再做上腿，一排排地排着，又窄又密。几盏土壶灯吊着，喷火吐焰地亮，男男女女混着挤坐在一起，那场景就非常生动。那时候，大别山里也同山外一样讲男女授受不亲，不过不是书上的那种

讲，山里人将书上的通俗了，叫做“鲫鱼不跳鲤鱼塘，男人不搞女人行”。平民学校办起来了，准许男的上，也准许女的上，那场面就生动。那场面要是不生动，就不是人间。牛儿择在凤儿的后面坐。凤儿在前排，牛儿在后排，隔着一尺八寸的课桌。一尺八寸宽的距离，对于牛儿来说正好，触手可及。

美丽如天仙的郑秀云坐在戏楼的台上，踩着风琴上课，教山里的青年男女们唱歌儿。本来是要教识字的，可是牛儿对教字不感兴趣。郑秀云一教识字，牛儿就举手。要举手的。郑老师规定的。原来牛儿若不中他的意，就爱在下面乱喊。为此事郑秀云批评了他。郑秀云对他说，现在是学生了，不是放牛娃。有什么问题请举手。天不怕地不怕的牛儿，在美丽的郑秀云面前很乖。郑秀云批评他，他连连点头称是。牛儿举手，郑秀云只得停下。

郑秀云问举手的牛儿，有什么问题？

牛儿红着脸站起来说，老师教唱歌儿吧。

郑秀云问，为什么？

牛儿说，教歌儿好玩些。

牛儿上夜校是来好玩，能与凤儿坐在一起，耸着鼻子闻凤儿身上散发出的香味比什么都好。坐前排的凤儿学了好多字，能写自己名字了。坐后排的牛儿怎么也学不会写他的名字，学不会脸也不红，说，一个字两个叉，它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。牛儿要郑秀云教歌儿，一些男伢子就附和，说，对，对，教歌好玩些！白天做活做累了，夜里瞌困来了，教歌儿，来精神，没得瞌困。

姑娘们尽管不乐意，她们是来识字的，但是她们不敢反对。

郑秀云没办法，只得停下教字，教歌儿。郑秀云坐在风琴上，两只手举起来弹。脚踏的风琴是县民众教育馆发下来的。郑秀云起了音，开始教歌儿。

教青年男女唱《妇女解放歌》——

实可叹，我女子，痛苦不轻；
说起来，不由我，泪珠双淋。
三才者，天地人，应该平等。
是缘何，重男子，女子看轻？

教青年男女唱《放足歌》——

叫你放脚不放脚，
缠起脚来真啰嗦，
妹也，走到河边要人驮。
我说大脚真正好，
又能走路又能跑，
妹也，爽爽快快乐陶陶。

教青年男女唱《若不革命怎出头》——

人生在世几多秋，
若不革命怎出头，
奉劝人人入农会，

好为穷人争自由。

这些歌儿都是鄂东民歌的调儿，歌词是进步学生回乡后改编的。

郑秀云正教得起劲，忽然听见祠堂窗外一声响，是树枝折断的声音。郑秀云停了琴，问，什么声音？牛儿说，郑老师，有人爬树。郑秀云说，你去看看。牛儿说，不必看，我知道是谁。郑秀云问，是谁？牛儿笑着说，是我们垸的憨子。他爬到树上瞄你。青年男女笑了起来。憨子与牛儿同垸，是垸中叔伯哥哥。夜里憨子也到了郑家祠堂。但憨子不进祠堂，爬到祠堂门外的大槐树上坐着看，祠堂的歌儿唱得响亮，树上的憨子跟着唱，唱忘了形，将槐树的枝坐断了。

郑秀云出门，来到树下，仰面望着坐在槐树上的憨子。郑秀云对憨子说，下来，到教室里坐着，我教你唱。树上的憨子咧着嘴望着郑秀云嘿嘿地笑，不下来，趁郑秀云不注意，猴子一样溜下树，逃了，逃进黑暗里。那时候大别山区的人分作了两种，不是红的，就是白的。红的是革命的，白的是反革命的；红的有势力，白的也有势力。双方水火不容，势不两立。只有憨子不红不白。憨子从小没有娘老子，孤人一个，见了谁都是一脸笑，像个影子活在世上，谁也不在意他。

郑秀云叹了一口气，进祠堂坐在戏台上，继续踩风琴教歌儿。歌声响起来，与松涛一起回荡在大山的夜色里。坐在凤儿身后的牛儿，张着嘴跟着唱，唱着唱着，就忘形了，伸手握住了凤儿腰后的辫子。凤儿不动，装

着不知，让牛儿握。凤儿腰后的辫子好长，乌黑发亮，忘形的牛儿将凤儿的辫子满把地握着，握着握着，牛儿将凤儿的辫子盘在课桌上。课堂的青年男女见牛儿那样子，笑出了声。

郑秀云停了琴，问，笑什么？

青年男女捂住嘴巴忍住笑。牛儿的情形终于被郑秀云发现了。牛儿见郑秀云发现了赶紧将凤儿的辫子放了。

郑秀云停了风琴，走上前问牛儿，你干什么？

牛儿红了脸，说，没干什么？

郑秀云问，没干什么？为什么大家笑？站起来！

牛儿乖乖地站了起来。

郑秀云问，你的手干什么？

牛儿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
郑秀云气笑了，说，亏你是个男人，你敢做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

牛儿说，我摸了她的辫子。

郑秀云问，为什么摸？

牛儿说，我觉得辫子好。

郑秀云问，仅是辫子好吗？

牛儿说，人当然也好。

郑秀云问凤儿，你知道他摸你的辫子吗？

凤儿低头站起来说，不知道。

郑秀云不笑，问，跟我说实话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

凤儿说，知道。

郑秀云说，这就对了。

郑秀云问牛儿，你爱她吗？

牛儿说，爱有什么用？火塘烧粑，有主儿的。

郑秀云知道凤儿父母给凤儿订了一门娃娃亲，凤儿的婆家是郑家寨她本家远房的一个兄弟。本家兄弟家里有田地，日子过得不错，只是本家兄弟有一只脚残了，是从娘胎时带出来的。凤儿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。郑秀云问牛儿，你敢娶她吗？

牛儿说，我一个人敢有什么用？

凤儿转身用眼睛盯着牛儿。

牛儿慌了，问，你盯着我干什么？

凤儿说，你等着吧！

第二天，凤儿就翻出郑家的彩礼和八字帖用篮子提着，到郑家去退亲。

娘问女儿，你想做什么？

凤儿说，我想做的你知道。

娘咽住了。

父亲说，你不怕打断你的腿？

凤儿说，要打断你现在就动手，我死在你们面前。

娘说，我和你父亲放过你，郑家人不会放过你的。

凤儿说，死活就是这一回。

父亲说，被人打断了腿，你就莫回来。

凤儿说，打断了腿，我就死在外面。

娘流着泪说，苕女儿，打断了腿，你也跟娘回来。^①

凤儿提着篮子出了门，顺着山路走。

^①苕，湖北地方方言，即傻子、蠢子之意。编者注。

凤儿提着篮子出门的时候，陈家垵的牛儿驮着火铳去约憨子。牛儿说，憨子哥，今天同我出去玩玩。

憨子袖着手嘿嘿问，做什么？

牛儿说，同我出去打猎，你帮我背篓子。

憨子摇头咧嘴笑，说，你莫哄我，你不是去打猎，你是去猎人。

牛儿吃了一惊，问，你怎么晓得的？

憨子说，昨天夜里我坐在枫树上全看见了。

牛儿说，憨子哥，求你陪我走一趟。我给个铜角子你。

憨子说，我不要那东西，我不会用。

牛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铜角子，说，这多好的东西，拿到市上就可以换吃的。

憨子说，我不要。你要我去，我就陪你去玩玩。

牛儿和憨子在山路上边的草丛中埋伏着。凤儿提着篮子来了。牛儿从草丛中跳了出来，拦住了凤儿。

牛儿问，凤儿，你干什么？

凤儿说，走亲戚。

牛儿问，是不是到郑家去退亲？

凤儿说，不是。

牛儿说，肯定是。

凤儿说，你走开，我是有主的人。

牛儿说，我陪你去。

凤儿说，我的事不与你相干。

牛儿说，郑家人要是敢动手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

凤儿说，亏你说得出来，你是我什么人？